

媽祖與澎湖 ——澎湖開拓與媽祖信仰的密切關係

陳信雄

澎湖群島之始有名稱，可能含蓋在「流求」這一個廣泛的地理名稱之內；澎湖群島之有專名始自宋代，叫做「彭湖」；也有人說，澎湖又叫「澎湖」；入清迄今，這一島群改稱為「澎」湖。「澎湖」名稱的由來與意義，未見於著述：「平湖」之說，學界尚有爭議；「澎湖」稱謂的由來，有云，港外奔濤澎湃，港內澄靜如湖，故得此名，但似乎只是清代文人的推測。

澎湖群島的首善之區馬公市，其名稱源起之久遠，可能僅次於「彭湖」一名。而馬公一名的意義，可能更能顯現澎湖群島的歷史發展。馬公之名源自媽宮、媽祖宮，而澎湖與媽祖的關係十分悠久，可以上溯一千年，貫穿整個漢人開拓澎湖的歷史。

茲先介紹澎湖的發展史，再比較媽祖信仰的歷史，以質審視。

壹、漢人開拓澎湖的歷史

依據考古發掘所知，澎湖群島之有人類活動，始自五千年前，臺灣本島的先住民移入澎湖。這些先居民在澎湖生活了一千年之後便消失了。¹爾後三千年，澎湖未見人類活動的跡象。

第十世紀晚期，中國人來到澎湖，乃漢人開拓澎湖之肇始；而後在南宋與元代，澎湖迅速發展，成為中國貿易海外的轉運站；到了明末，澎湖成為漢人安居的鄉園，開拓迅速；清道光以後澎湖逐漸定型。

茲分別敘述於後。

一、五代十國時期

五代十國時期，中國人來到澎湖。這項人文活動，在文獻裡面，沒有任何記錄。文物遺留，則有兩項：一類是第九、第十世紀左右的零星遺跡，另一類是第十世紀晚期的大量文物遺留。

在遺跡方面，考古學者在澎湖發現三處早期漢族活動的遺跡，分別為：漁翁島的

¹日本學者小西成章，伊能嘉矩，山田金治，國分直一，先後有重要發現。戰後則有：林朝棨，〈概說臺灣第四紀的地史並討論其自然史和文化史的關係〉，《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28期，1966，頁28；宋文薰，〈臺灣西部史前文化的年代〉，《臺灣文獻》，16卷4期，1965,10，頁153；黃士強，〈文化層下的瑰寶…澎湖古代的遺址〉，《中國時報》，1978,3,30；以及1992年臧振華的專書，Tsang Cheng-hwa,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1992, p.233, 484。

內垵遺址、望安島的水垵遺址，以及白沙島蔴板頭山遺址。

水垵遺址的年代是唐末（第九、十世紀）到宋代（十一、十二世紀）之間的遺留。其早期遺物は「較粗質的陶瓶、陶網墜，和貝殼……可能是短期或臨時性捕魚營址。」

內垵遺址屬第九或第十世紀遺物「包括少數杯、碗、盆、罐……破片和貝殼、角骨等……並非長期住居。」

蔴板頭山遺址的早期遺留，可能介於唐、宋之間，可能是臨時性的居址或營地。

這三處遺址的早期遺留顯示，「漢人最早來到澎湖的年代……最遲當不晚過北宋，極可能在唐末或唐宋之間；其時，來自大陸東南沿海的漁民，把澎湖當作一個臨時性的漁業基地或休憩地……。」²

在文物方面，有大量的五代十國晚期的瓷器，經採集者3153件。³

其胎質大部份極為細緻，青釉帶綠，釉層薄而勻。坯體細薄，器壁輪廓飽滿而柔和。口部細緻，足部除了傳統的矮式圈足，有好幾種靈巧的形式，如尖式圈足、撇足、平底，與臥足。造形薄、勻、圓、平，而婉轉靈巧。器物的外底心有四道或五道條狀支燒痕，是單件匣鉢裝窯的遺痕，乃精製佳器之標誌。器物表面多作紋飾，以線劃紋為主，少數作刻紋。刻紋較為粗放。劃紋細致如髮絲，作龍、波濤、鳥、花卉、雙蝶、龜荷、荷、蓮，以及壺身刻紋等。線條勻暢，構圖完整，圖案生動。器物的外底心，多見「丁」字款識，共233件。

胎質細膩而帶灰色調，釉汁勻稱而青綠，以泥條托墊坯體再裝入匣鉢等特色，皆為越窯青瓷之特徵。再從造形的一些特點，如碗碟類之尖式圈足、撇足、臥足、壺形器的小型繫、大型環耳、花瓣凹槽等，更是越窯青瓷的特徵。器物成形與修坯之細膩與雅致，則又為越窯系諸窯之上品。細劃線紋為越窯系各窯所共有，但各窯風格不同，精粗有別，細部特徵亦有異。

澎湖所見越窯之帶線紋裝飾者八種，其中大多可以肯定為上林湖窯所特有。澎湖所見越窯，造形輕巧雅致，乃五代晚期之風格。

越窯紋飾風格在唐與五代頗為不同。唐代越窯之帶有紋飾者為數甚少，晚唐漸有疏簡紋飾。五代十國早期、中期，施有紋飾的越窯稍增，但所作紋飾仍然疏簡。五代十國晚期，線劃細紋迅速發展，製作極多，圖案種數豐富，劃紋技法精湛。澎湖所見

²Tsang Cheng-hwa,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1992, p.483, 484, 489。

³除信雄，《越窯在澎湖》，臺南，文山書局，1994，188。

越窯紋飾，豐富而精緻，當屬五代十國晚期。發掘報告所見，978年（吳越亡國之年），及其前一年（977年），或稍早，都有細線紋飾的製作，而978年之後看不到此類器物之製作。富麗纖美的細線紋飾的越窯，可能作於977年前後，但為時並不長久。

「丁」字款識標本233件，見於十一種器類的外底心，其書法、格式完全一致，應為同時之產物。推論「丁」為「丁丑」年之省略，時當西元977年。推測澎湖所見越窯大部分製作於此年。

978年浙江的吳越國為趙宋所併吞，977年乃吳越國亡國前一年。燒造瓷器的成本甚高，業者莫不尋求盡速銷售，彼時吳越國朝不保夕，經營瓷窯之人，當更急於推銷，尋求任何可以出售的機會。越窯品質之佳，天下無出其右，海外甚為知名，應當頗有推銷機會。推測這些瓷器運達澎湖，可能在燒成後不久，或許便在此年，或其明年。

這些越窯的胎釉、造形、紋飾，與款飾非常一致。幾乎所有的器物都是同類大量存在，具有相同的造形、尺寸，和紋飾，其品質甚佳，推測乃外銷的商品。

五代十國晚期或其前後，在澎湖，中國人的活動，只見於幾處小規模的暫時性的遺址，而中國人之外，並無其他族群來到澎湖。越窯之所以運到澎湖，不可能以澎湖為目的地。所發現五代越窯只存在於澎湖的一處地點，而且集中於一、二千公尺左右的地帶之內，不見於澎湖的其他地點，很可能是船難之後偶然漂到，或船難之後，船主所選擇流向，漂到澎湖。

考古發現的三處人類活動的少量遺跡，與一處大量的文物遺留，說明五代十國晚期（或其前後）漢民族初臨澎湖，在此有零星、短暫的停留。

三處遺跡與三千件越窯，顯示五代十國晚期（約西元977年），中國人發現並來到澎湖群島。最早發現澎湖的應當是遠洋貿易船，後來漁船也來到。航行海上的中國人看到的澎湖，數十座小島，面積狹小，無人居住，土地貧瘠，大概看不出這種地方有什麼用途，過往的船隻偶爾靠岸，或避風濤，或登臨島上作短暫停留。至於對岸的臺灣，沒有中國人活動的跡象，所有涉及五代十國的文獻都未見記述到台灣，中國人對於臺灣似乎一無所知。

二、宋元時期

五代十國之後，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看不到有人在澎湖活動。

到了宋代，文獻資料可見中國人在澎湖活動。其中經常為人引用者有五條：

1.《輿地紀勝》

泉距京師五十有四驛，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⁴

（記事繫年，北宋宣和二年（1120）。）

2.《攻媿集》

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為島夷號毗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

《文忠集》

海中大洲號平湖，邦人就植粟、麥、麻，有毗舍耶蠻揚颿奄至肌體漆黑。⁵

（記事繫年，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

3.《真文忠公文集》

永寧寨…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澎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⁶

（記事繫年，南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

4.《諸蕃志》

泉有海島曰澎湖，隸晉江縣，與其國（毗舍耶）密邇，煙火相望。⁷

（記事繫年，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

5.《輿地紀勝》

環島三十六，（自泉晉江東出海間，舟行三日，抵澎湖嶼，在巨浸中）…泉之外府。⁸

（記事繫年，南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

（後十餘年，祝穆撰《方輿勝覽》，內容不出《輿地紀勝》）

這五條之中，第一條內容虛無飄渺，沒有確切線索能夠判定其他為澎湖。第二條的兩項相同記錄，世人多以「平湖」與澎湖音韻相近，而視其地為澎湖，但是方位，航行時間等要項都缺乏，疑點甚多，不足以認定其地為澎湖。第三、四、五條，則真

⁴ 萬曆《泉州府志》，卷4，規制志，城池項。引自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聯經公司，1979，頁101。

⁵ 樓鑰，《攻媿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四庫叢刊正編，卷88，頁813；周必大，《文忠集》，臺北，商務印書館，西庫全書二集，卷67，頁5。

⁶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西部叢刊正編，1979，卷8，頁12。

⁷ 趙汝适，《諸蕃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卷上，毗舍耶國，頁86。

⁸ 王象之，《輿地紀勝》，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卷130，頁688。

實可信，十分珍貴，道出「澎湖」之名，指出方位，表明有人居住，隸屬於晉江縣，居民可能來自泉州。

記載元人在澎湖活動的文獻，常為人引用的五條：

1. 《元史》，卷210

*命楊祥、吳志斗、阮鑿往使 求，曾至澎湖。⁹

（明人記元事，其事發生於元世祖至元29年，1292）

2. 《松雪齋文集》（送吳禮部奉旨詣澎湖詩），

為國建長策，此行非偶然。止戈方見武，入海不求仙。

朱紱為郎目，金符出使年。早歸承聖渥，圖像上凌煙。¹⁰

（述事年代，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以前）

3. 《八閩通志》，

陳信惠…授由魁、澎湖、盧溪三寨巡檢。¹¹

（明人記元代事，其事屬元順帝至正初年，1341前後）

4. 《島夷志略》，（澎湖），

澎湖…島分三十有六…有七澳居其間自泉州順風二晝一夜可至…泉人結茅為屋居之…工商興販…地隸泉州晉江縣至元年間立巡檢司。¹²

（記事繫年，元順帝至正九年，1349）

5. 《讀史方輿紀要》，卷99，

元志云，三十六島…貿易至者歲常數十艘，為泉外府。¹³

（明清之際的著作，引述元代資料。）

上述文獻，元代資料二條（第二、四條），餘為明代資料。

元初史事只見著錄於（第一條）明人編寫的《元史》，顯示元初閩人可能知有「澎湖」，然則所記述過於簡略，且內容矛盾，因此元初之人是否曾經到達「彭

⁹ 《元史》，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10，（求傳），卷16，（世祖本紀），頁292-232，292-270。

¹⁰ 方豪，（趙孟頫一首有關臺灣澎湖的詩），《大陸雜誌》55卷1期，1977，頁1。

¹¹ 黃仲昭，〈八閩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下，卷67，（人物），泉州府，良吏，元，頁586。並見於《乾隆泉州府志》、《乾隆晉江縣志》等志書。

¹² 汪大淵著，蘇繼庠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澎湖），頁13。

¹³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1956，新興書局，卷99，頁4096。

湖」，不能證實。第二條元代資料，只有地名「澎湖」相似，內容不足以證實所述之地為臺灣海峽之澎湖。

兩條有關元末史料（第三、四條）最為珍貴，第四條以176字詳記澎湖島嶼數目，港澳數目，海航時數，泉民移居，風上民情，工商興販，顯示海島農村的景象。以及元廷設置巡檢司等事。第三條（明代記元事）更記錄了元代一名澎湖巡檢司的姓名與其傳略，並與第四條內容吻合。第五條，明清之際的史料與元末史料相呼應。此三條元末相關史料顯示元末澎湖頗有居民，居民來自福建泉州，元廷課稅於民，並設有「澎湖巡檢司」。

宋元澎湖歷史，除了文獻資料，地下出土的宋代、元代文物提供不少被遺忘的往事。

歷史考古發現，澎湖地下遺有大量的宋元時期的中國陶瓷，分布在十八座島上，經採集與發掘的標本有一萬多件。包括青瓷四千餘件，白瓷一百多件，青白瓷五十餘件，黑釉瓷八百多件，紅陶漁網墜八百多件，建築材料五十件，以及日用陶器三千餘件。¹⁴

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南宋隆興二年（1164），年代最晚的是元至治三年（1323），前後一百六十年。大部分為福建產品（百分之八十五），少部分來自浙江（百分之十二）等地。泉州是當時中國第一大港，澎湖又與泉州交通方便，這批陶瓷可能自泉州出口。

在澎湖，宋元陶瓷的數量和分佈地點，都超過明清陶瓷甚多；這些宋元陶瓷多見同類同型之器；其中有些種類在國內十分罕見，而在國外亞非各地十分常見；並且出土陶瓷多不見使用痕跡。種種跡象顯示這批宋元陶瓷並不是以澎湖為目的地。

這些宋元器物，基本上不見於臺灣，其中澎湖特有器類（如曾竹山陶瓶）不見於日本、朝鮮半島、琉球，而多見於東南亞。推測它們是從泉州出口，經過澎湖，再運往東南亞。

考古發現澎湖各地有數十處夾雜宋元陶瓷遺物的貝塚，遺物堆積之厚度多在一米以上，文化層中，除了陶瓷含貝類、魚、獸骨頭，使用過的臼石、磚、瓦、鐵釘等漢人慣用的建築材料，與建築遺跡，推測彼時漢人在此築屋居住。然則，墓葬不曾發現，宋元閩地常見的廟宇也無所見，顯示宋元的住民並未認定澎湖為世代延續的定居家園，可能只是周期性的過客，隨著季風的轉移，來來往往。

¹⁴ 陳信雄，《澎湖宋元陶瓷》，澎湖文化中心，1985，141頁。

澎湖宋元陶瓷顯示，在宋代，文獻《真文忠公文集》記述澎湖之前五十四年，澎湖已有居民，而且澎湖長期扮演著中國海外貿易的轉口站。從南宋初到元末一百六十年間，澎湖十多座島上有漢人居住，經營陶瓷等貨物的外銷。貿易船從泉州出口，途經澎湖，不航往臺灣，不航往北方的琉球、日本、韓國，而往南方的菲律賓、印尼方面。這是被遺忘的一條中古時期的國際航線。歷來有關宋代澎湖的文獻完全看不到這項人文活動，而且也與元末《島夷志略》所記述的農、漁村落景象迥不相同。

出土陶瓷顯示，南宋到元代一百六十年間，澎湖是中國對外貿易的轉運站。文獻記載元順帝至正初年朝廷設有「澎湖巡檢司」，元至正九年《島夷志略》對澎湖詳細記述，卻看不到陶瓷貿易，只是農漁之村。其後，閩人繼續居住於澎湖，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遷澎湖居民回福建原籍。元末到明初的澎湖，似乎是宋元海外貿易終止以後的澎湖的景觀，兼營農漁業的村落。

三、明末至清代中期

從元末到明初，中國人在澎湖的活動逐漸消滅，以至絕跡。文獻與考古資料顯示，從明代早期或中期，未見有人在澎湖活動。

明嘉靖（1522-1566）中期到晚期，逐漸有海寇與官軍出沒於澎湖附近水域。

明萬曆（1573-1619）間，明廷在澎湖水域有積極的巡邏制度。

文獻資料顯示：

1.嘉靖32年（1533）海寇以澎湖為窟穴。¹⁵

2.嘉靖33年（1554）漳州海寇陳老結巢於澎湖。¹⁶

3.嘉靖42年（1563）明廷復設澎湖巡檢司，尋罷。

都督俞大猷哨澎湖以防海寇林道乾。¹⁷

4.萬曆1年（1573）林道乾據澎湖。俞大猷逐至澎。¹⁸

5.萬曆2年（1574）海寇林鳳據澎湖，總兵胡宗仁繫之。¹⁹

¹⁵ 《乾隆泉州府志》，卷30，（名宦），明泉州知府府，童漢臣。

¹⁶ 卜大同，《備倭圖記》，所收王好（奏復沿海逃亡軍士剩糧疏），轉引自，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140。

¹⁷ 《古今圖書集成》，中華書局，147，卷1109，（臺灣府部紀事）。

¹⁸ 依據《古今圖書集成》，轉引自盛新沂，《明代以前澎湖史事之探討》，《臺灣文獻》，26卷4期，頁258,259。

¹⁹ 《明實錄，神宗實錄》，上，卷30。

6.萬曆4年（1576）倭船百餘隻，經澎湖，再走呂宋。²⁰

7.萬曆8年（1580）倭犯澎湖。²¹

8.萬曆20年（1592）設澎湖遊兵。²²

海寇與官軍在澎湖近海的出沒，預告澎湖移民定居時代即將來臨。

萬曆九年（1581），金門洪姓二十人來到澎湖定居。²³

荷人在萬曆32年（1604），天啟2年（1622）兩次占領澎湖，看到澎湖有中國人定居。荷人依據天啟二年（1622）所看到的中國人聚落，估計當時澎湖人口不到一百人²⁴；後六十一年，施琅攻奪澎湖時（康熙22年，1683）澎湖有五、六千人²⁵。此後，澎湖的人口穩定增加。

乾隆元年人口增加到13147人，²⁶

乾隆27年人口增加到24055人，²⁷

乾隆32年人口增加到25843人，（媽宮街市1440人）²⁸

嘉慶16年人口增加到41002人，²⁹

道光8年人口增加到59128人（媽宮8844人）。³⁰

明末到清代中期，兩百年間澎湖人口迅速增加。

四、道光以來兩百年

道光以後，澎湖發展趨於平緩。1895年日本人到來，1945年戰後的新局勢都看不到澎湖有多少改變。

²⁰ 《古今圖書集成》中華書局，147，卷1109，（臺灣府部紀事）。

²¹ 《明史》，卷322，列傳210，外國3；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15，（雜記）詳異兵燹。

²²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3。

²³ 《臺灣慣習紀事》；李紹章，《澎湖縣誌》，卷3，（人民志）第三節，十大氏族。

²⁴ 包樂詩，（明末澎湖史事探討），《臺灣文獻》24卷3期，1973,9，頁49。

²⁵ 施琅（盡陳所見疏），《靖海紀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頁53）。

²⁶ 黃小平，（清代澎湖經營之研究）《大陸雜誌》50:4,1975,6p.173；蔡平立，《澎湖通史》，1987。

²⁷ 黃小平，（清代澎湖經營之研究）《大陸雜誌》50:4,1975,6p.173。

²⁸ 清乾隆，胡建偉，《澎湖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9種，1961，第二冊，頁221。

²⁹ 黃小平，（清代澎湖經營之研究）《大陸雜誌》50:4,1975,6p.173。

³⁰ 清光緒，林豪，《澎湖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64種，1963，第一冊，頁86。

道光8年（1828），澎湖人口59,128人，（媽宮人口8,844人）

光緒19年（1893），澎湖人口67,541人。（媽宮人口8,812人）³¹

清代晚期六十五年期，澎湖人口沒有什麼變化。

日本時代五十年間，

光緒24年澎湖49,787人，（媽宮2,903人）

光緒26年澎湖52,607人，（媽宮3,587人）³²

光緒31年澎湖56,327人，³³

光緒33年澎湖54,388人，（媽宮5,076人）

宣統2年澎湖55,427人，³⁴

民國6年澎湖58,374人，（媽宮5,299人）

民國9年澎湖56,712人，³⁵

民國17年澎湖61,815人，（媽宮5,954人）

民國19年澎湖62,721人，³⁶

民國24年澎湖67,601人，（媽宮7,415人）

民國29年澎湖67,764人，³⁷

民國32年澎湖70,842人，³⁸

五十年間，人口從四萬九千，增為七萬三千，其中還包括一、二千名日本人。人口數量所反映澎湖開發情形變化不大。

戰後，五十年間，

民國35年澎湖73,343人，

³¹ 清光緒，林豪，《澎湖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64種，1963，第一冊，頁87。

³² 《臺灣總督府計畫》，引自陳正祥，《澎湖新志》，《學術季刊》3:1,p.93。

³³ 黃有興，〈中華民族開拓臺灣的第一站……澎湖〉，《臺灣文獻》，32:1。

³⁴ 《臺灣總督府計畫》，引自陳正祥，《澎湖新志》，《學術季刊》3:1,p.93。

³⁵ 《高雄州第一統計提要》。

³⁶ 《臺灣總督府計畫》，引自陳正祥，《澎湖新志》，《學術季刊》3:1,p.93。

³⁷ 《臺灣總督府計畫》，引自陳正祥，《澎湖新志》，《學術季刊》3:1,p.93。

³⁸ 黃有興，〈中華民族開拓臺灣的第一站……澎湖〉，《臺灣文獻》，32:1。

民國38年澎湖78,673人，³⁹

民國39年澎湖77,993人，⁴⁰

民國41年澎湖82,193人，⁴¹

民國43年澎湖83,037人，

民國45年澎湖85,917人，⁴²

民國50年澎湖100,493人，

民國58年澎湖121,026人，

民國69年澎湖108,428人。⁴³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澎湖，民國三十年代維持七萬餘人，與日本時代無異。四十年代維持八萬餘人，五十年代以後長期維持十萬餘人，戰後新增人口，主要為大陸撤退的軍民。民國五十年以後，澎湖人口徘徊於十萬、十一萬、十二萬之間，增加甚為緩慢。

道光以來兩百年間，澎湖人口的增加緩慢，說明澎湖發展定型，並有老化現象。

貳、媽祖信仰的發展

媽祖信仰的發展，一如漢人開拓澎湖的歷史，有一千年的歷程，並且同樣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一、五代十國至北宋初

媽祖，原是凡間之人，名林默，或林默娘，福建莆山人，大約生於五代末北宋初，在人間生活二十八年。

林氏「以巫祝為事，能預知人禍福。既歿，眾為立廟于本嶼。」⁴⁴民間相傳，媽祖具有許多靈異奇能，種種傳說多與海上航行有關，其典型說法大抵如下：

商舶尤藉以指南，得吉卜而行，雖怒濤洶湧，舟亦無恙。寧江人洪伯通嘗泛舟以

³⁹ 黃有興，〈中華民族開拓臺灣的第一站……澎湖〉，《臺灣文獻》，32:1。

⁴⁰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資料〉，引自〈澎湖新志〉，《學術季刊》3:1,p.93。

⁴¹ 黃有興，〈中華民族開拓臺灣的第一站……澎湖〉，《臺灣文獻》，32:1。

⁴² 蔡平立，《澎湖通史》，1979。

⁴³ 黃有興，〈中華民族開拓臺灣的第一站……澎湖〉，《臺灣文獻》，32:1。

⁴⁴ 廖鵬飛，〈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轉引自〈媽祖信仰的形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1988,3，頁124。

行，中途遇風，舟幾全沒，伯通號呼祝之，言未脫口而風息。⁴⁵

媽祖同時兼有道家成份，同時也是佛家觀世音菩薩化身，民間盛傳，媽祖常穿紅衣，飛翔海上，或托夢，或現示神燈，救助無數海舟。

直到北宋晚期，媽祖信仰流行於福建的海外孤島，湄州島。北宋哲宗元佑丙寅年（1086年）莆山寧海聖墘建媽祖廟，媽祖信仰始由外島傳入大陸本上。

在北宋早中期，信仰媽祖的徒眾，只是一般民眾，媽祖只是福建許多神祇之一。到北宋末宣和五年而有重大突破。

宣和四年（壬寅，1122）路允迪出使高麗遇險。「中流震風，八舟溺七，獨路所乘，神降於檣，安流以濟」。次年李振上奏，「特賜廟號『順濟』」⁴⁶。於是地方淫祀，獲得皇室背書，媽祖信仰成為官府認同之顯教。

二、南宋至元代

南宋期間，莆田仕紳極力推動媽祖信仰。莆田是南宋媽祖信仰的基地，其地人才輩出，「宋代出了六個狀元，八百三十四名進士，加上恩賜九名，這些人在朝廷做官，積極向皇帝宣揚家鄉神媽祖靈驗的故事，求賜封號…」⁴⁷。在朝大臣黃公度、陳俊卿倡之於先，莆田許多士紳隨之推波助瀾，媽祖成為全國性之信仰。民間盛傳，南宋期間媽祖井泉驅疫、降霖救旱、苦雨大霽、拒洪築堤、助勦盜寇、抗金解圍等顯示神功11次，得到大眾信仰，也得到皇室的肯定。

南宋紹興29年陳俊卿在莆田白湖建「順濟廟」，信徒眾多，有取代湄州媽祖廟之勢。未幾，莆田之聖屯、江山皆有媽祖祠廟。並且自福建向南北二地發展。

廣東嘉熙四年有媽祖廟，「廣人事妃，無異於莆」。⁴⁸

浙江臨安，開禧年間有順濟聖妃廟。

江蘇丹徒，淳佑間建廟。

1985年，泉州海交館等單位調查宋代各地所建媽祖廟，目前可查知者如下：

1.福建省12座，

⁴⁵ 廖鵬飛，前引文。

⁴⁶ 李俊甫，《莆陽比事》，卷7，（鬼兵佐國神女護使條）；丁伯桂《順濟聖妃廟記》，收錄於南宋潛說友纂《咸淳臨安志》，宋施譔《淳祐臨安志》。

⁴⁷ 朱天順，《媽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的傳播》《廈門大學學報》1986,2，頁108。

⁴⁸ 劉克莊，《後村居士集》卷36，《後村先生大全集》卷91。

- 2.浙江省4座，
- 3.江蘇省2座，
- 4.山東省2座，
- 5.廣東省2座，⁴⁹

南宋，東南沿海四省皆有媽祖廟。東南沿海是彼時中國經濟重心，媽祖信仰不但「半天下」⁵⁰而且已經掌握了海神信仰的核心。

南宋朝廷褒封媽祖14次：

- 1.紹興二六年（1156）靈惠夫人
- 2.紹興三十年（1160）紹應夫人
- 3.乾道二年（1166）崇福夫人
- 4.淳熙十一年（1184）善利夫人
- 5.淳熙十七年（1190）靈惠妃
- 6.慶元四年（1198）助順妃
- 7.嘉定一年（1208）顯衛妃
- 8.嘉定十年（1217）英烈妃
- 9.嘉熙三年（1239）嘉應妃
- 10.寶佑二年（1254）協正妃
- 11.寶佑三年（1255）慈濟妃
- 12.寶佑四年（1256）靈惠協正嘉應慈濟妃
- 13.寶佑四年（1256）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
- 14.景定三年（1262）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

敕封十四次，封「夫人」四次，封「妃」十次。由神女，而夫人，而為妃。朝廷官員多倡導媽祖信仰，兩次擔任泉州府尹的真德秀曾經撰寫（聖妃宮祝文）、（聖妃祝文），影響甚大。南宋150年間媽祖信仰的迅速發展。

⁴⁹ 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博物館調查組，〈天后史跡的初步調查〉《海交史研究》，1987,1，頁46-65。

⁵⁰ 陳宓，〈白湖順濟廟重建寢殿上梁文〉，轉引自李獻璋，〈媽祖信仰的研究〉，（媽祖文獻資料宋代篇）。

元代，民間崇拜持續，官方的支持尤其積極。

媽祖信仰向北傳播，新增的媽祖廟有：

- 1.福建省1座
- 2.浙江省2座
- 3.江蘇省3座
- 4.山東省1座
- 5.河北省1座
- 6.廣東省3座

信仰圈特別向北方發展，山東、河北方面廟宇增加。

元廷敕封媽祖，前後七次：

- | | |
|----------------------|-------------------|
| 1.至元十五年（1278），制封 | 「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 |
| 2.至元十八年（1281）， | 「護國明著天妃」。 |
| 3.至元二十五年（1288），詔加封 | 「南海明著天妃為廣佑明著天妃」。 |
| 4.大德三年（1299），加封泉州海神曰 | 「護國庇民明著天妃」。 |
| 5.延佑元年（1314），加 | 「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
| 6.天曆二年（1329），加封為 | 「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
| 7.至正十四年（1354），號海神為 | 「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

元代敕封媽祖，由「妃」昇格為「天妃」。元廷祭祀天妃，列入國家禮典。而其他諸神未得重視或認定，「祈風雨不得支破官錢」⁵¹，宋代泉州九日山通遠王的祀典因而停止。媽祖一枝獨秀，神格絕高。

從南宋到元代是媽祖信仰發展的鼎盛時代。

三、明代

明代的媽祖信仰，官方與民間都有所改變。

朝廷仍有敕封：

- 1.洪武三年（1370）廢除前代所封名號，唯存南宋紹興時所封「靈惠夫人」。
- 2.洪武五年（1372）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

⁵¹ 《元典章》（禮部·典章·祭祀）。

3.永樂七年（1609）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4.崇禎十三年，改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慈應碧霞元君」，復加「青賢普化慈應碧霞元君」，乃成「天仙聖母青賢普化慈應碧霞元君」。十二字封號。

明代敕封媽祖之次數，遠較宋元為少。

而其內容，洪武三年貶降媽祖封號，洪武五年之敕封，神格微昇，但遠不如前代。永樂間恢復元代「天妃」之尊，但不曾超越，而且長期不曾調整，到明末兩次改封為媽祖道教之神，是一種退縮或偏狹。

明朝敕封媽祖都與海上航行有關，洪武三年，因為海道漕運，而有所敕封；永樂七年，因為鄭和下西洋，而恢復元代封號。

鄭和每次下西洋都到媽祖廟祈禱，航行期間常祈求於媽祖，順利回航之後，也都到天妃宮禱祝。因為鄭和，艦隊所到達或經過的太倉、南京、長樂、泉州，增修了一些天妃廟，舊有天妃廟也多加修葺。永樂五年，南京龍江天妃宮落成；永樂七年，明成祖御封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永樂十四年，明成祖御撰「御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立於龍江天妃宮內，碑文內容多言遣使海外與天妃神異。宣德六年鄭和撰文立碑於太倉天妃宮與長樂天妃宮⁵²。泉州天妃宮因為鄭和與張謙的出使，而得修葺⁵³。永樂、宣德間鄭和下西洋等海外遣使，以及朝廷對媽祖的崇敬，是宋元海洋精神的餘緒。

鄭和之後，宮方的主要海外航行是琉球冊封使節，媽祖的地位逐漸沒落。

明代遣使冊封琉球，出使人員所經之地，也多建新廟，或修葺舊廟，如福州、長樂，以至於琉球。嘉靖以後冊封琉球事先需準備祈報海神文，啟行之時為之祈，回還之日為之報。使琉球船舶必設天妃堂，祭用三跪九叩首禮。封船抵達琉球後，儀從奉迎船上天妃神位，供于上天妃宮內，朔、望日行香。「使琉球歸來後，入閩江口之五虎門即徑往怡山院（亦稱天妃宮），致祭於天后海神」。⁵⁴

一般漁民在船上供奉媽祖，回港之時，送媽祖於附近之媽祖廟；再出航之前，至媽祖廟求杯筊蔭護，迎媽祖至船中，乃敢出航。

在明代，宋元國際性的航行已經減縮為東海、南海水域的短程航行。海上商旅漁民仍以媽祖為精神支持。此外，農民、村民，以及市鎮居民，漸多媽祖信徒。到了明

⁵² 中國航海史研究會，《鄭和史跡文物選》，1985，頁11,22,52。

⁵³ 《泉州府志》，卷24,16，永樂五年（1407）與永樂十三年（1415）記載。

⁵⁴ 清，李鼎元，《使琉球記》，卷6，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頁184。

末，隨著閩人移民澎湖、台灣、東南亞，媽祖信仰傳播海外諸地。

四、清代

民間信仰持續，惟海神性質更為消滅，農村與商人成為主要信徒，人們祈求避禍降福。媽祖成為農民與鄉鎮居民的保護神。

清代敕封媽祖十五次：

- 1.康熙19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時攻取金廈，謀取鄭氏之臺灣，乃復明永樂七年封號。
 - 2.康熙23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后之神」十二字，時新得臺澎，改「天妃」為「天后」。
 - 3.乾隆2年，加封「福佑群生」。
 - 4.乾隆22年，加封「誠感咸孚」。
 - 5.乾隆53年，加封「顯神贊順」。
 - 6.嘉慶5年，增添「垂慈篤祐」。
 - 7.道光6年，增添「安瀾利運」。
 - 8.道光19年，增添「澤覃海宇」。
 - 9.道光28年，增添「恬波宣惠」。
- 至此，封號已積至四十字，朝廷指示不宜復加，以昭慎重，但加封之請，不能斷絕。
- 10.咸豐2年，增添「導流衍慶」。
 - 11.咸豐3年，增添「靖洋錫祉」。
 - 12.咸豐5年，增添「恩周德溥」。
 - 13.咸豐5年（同年），增添「衛漕保泰」。
 - 14.咸豐7年，增添「振武綏疆」。
 - 15.同治11年，增添「嘉佑」。

成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安瀾利運澤覃海宇恬波宣惠導流衍慶靖洋錫祉恩周德溥衛漕保泰振武綏疆嘉佑天后之神」

共六十二字，封號之長，超過以往任何神祇名號。⁵⁵

清初敕封媽祖，名份上極為尊崇，但多因政治方面之現實需要，特別是征戰的需要。後來加封，也多因應治理之需要。施琅對明鄭用兵，利用閩人對媽祖的崇敬，製造四個媽祖顯靈的神話，以振軍心。清人入臺以後，廣建媽祖廟，借助宗教力量以治理臺灣。

清代官員渡臺時，必在廈門草垵坡之龍泉宮祭拜媽祖，並以書寫天妃寶號之紅色香袋，裝納神前爐內香灰，以針線縫合香袋於帽，作為航行之護佑。

清代冊封琉球行儀，沿續明代而成為定制，需準備諭祭祈報海神文，需祭拜所經各地的天妃宮，造舟登舟啟航均需迎、送媽祖，航海途中向天后祈禱、許願，遇有媽祖靈應，奏請敕封，題寫廟記、廟額，撰寫靈位記，捐資修建天后廟宇。

清代一般船隻都在船中設置神龕，供養媽祖；在戰船上則有定制。並設司香或香公專職祭祀。⁵⁵

清代的媽祖信徒，愈來愈多農民、村民，以及市鎮居民，漁民仍然信仰媽祖，但媽祖只是漁民各種信仰之一，對於媽祖尊崇的程度逐漸淡化。

參、媽祖與澎湖

澎湖的歷史發展竟然與媽祖信仰的發展高度相同。澎湖與媽祖的每一步歷史的腳印都如此神似。

一、五代

五代、北宋之交，西960年左右，林默姑娘生於福建，當林姑娘十八年華的時候，西元977年，中國人的船隻首次來到澎湖。這批航海者，可能來自浙江、福建，或廣東，是林姑娘的鄉親或近鄰；這些冒險者與林默姑娘一樣，是跟大海周旋的人。澎湖與媽祖的第一幕，時間相同，相關的地點相同或相近，人物的職業或志業也相聯。

二、南宋至元代

南宋至元代，媽祖信仰從福建湄州島傳進大陸本上的福建，信徒迅速增加，媽祖廟普及於福建，乃至廣東、浙江，以至江蘇、山東、河北，朝廷敕封二十一次，封為夫人、妃、天妃，祭禮貴為國家祭典，至高無上。而就在此段期間，一批又一批的海舶，像潮水一般，從閩南湧到澎湖，而後航往他國，以澎湖為中途站，經營遠洋國際

⁵⁵ 清，崑岡，《欽定大清會典》，光緒25年刻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冊14，卷446，頁10973-10989。

⁵⁶ 朱玠，《小琉球漫談》，文叢本第3種：《欽定福建省海外戰船則例》，文叢本125種，頁17；張燮《東西洋考》，卷9，商務印書館，1970，頁125。

貿易。

澎湖的迅速開發，一如媽祖信仰的高潮，在同樣的時段，同樣達到鼎盛階段。立足閩南，走入海洋，放眼國際。彷彿媽姐的神靈，引導閩人來到澎湖。

三、明末清初

明代中晚期，中國人的海外行，退縮為近洋航行，航程不越麻六甲海峽。媽祖的信徒轉為東南亞、南海、東海一帶的近海商旅，近海作業的漁民，以及漁村、農村和市鎮的居民，媽祖信仰深入福建各地。

「澎湖」之名，始於宋代，而群島各地，別無地名。明代晚期，澎湖始見聚落之名稱，這個名稱叫做「媽祖宮」，原因是島上有一座居民心裡與精神的堡壘…媽祖廟。

明萬曆9年（1581）澎湖始有定居之民，萬曆20年（1592）設「澎湖遊兵」地名，當時群島也只有「澎湖」一名。萬曆32年（1604）荷人首次據澎，沈有容率軍諭退荷軍，有關記錄提到澎湖地名，仍然只有「澎湖」一名，但媽祖廟可能已經存在。

明天啟間，董應舉有云：「澎湖，港形如葫蘆，上有天妃宮，此沈將軍有容折韋麻郎處也」。⁵⁷這篇文字提到萬曆32年馬公天妃宮之存在。大正八年（1919，民國八年）（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石碑出土於媽宮媽祖廟，說明萬曆32年沈將軍與荷人交涉的地點可能是在媽祖廟，其地便在今馬公媽祖廟。若此說無誤，萬曆32年澎湖馬公有「媽祖廟」，其地應是中國大陸漁民出入的主要地點，可能有居民長住於此。

萬曆45年澎湖島龍門港已有一些漁民居住，這些居民可能居之有年，而有聚落名稱，但未聞其地有廟宇。⁵⁸

崇禎年間，逐漸出現一些島嶼與聚落名稱，如進嶼、西嶼、丁字門、西安。這些地名，大多只知有名稱，未詳其他狀況。⁵⁹其中有些地點，或有居民，可能只有很少數的居民，有些地點未必有居民。至於廟宇，只見於馬公，是奉祀媽祖的「天妃宮」。

明天啟二年（1622）荷蘭人第二次來到澎湖，七月十一日航行到澎湖本島，登陸時發現一座「小教堂」，廟裡有三個中國人。⁶⁰各種跡象顯示，此「小教堂」應當是

⁵⁷ 《崇相集》，（董應舉致南居益書），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1967。

⁵⁸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75，〈澎湖圖說〉；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9有同樣記載。

⁵⁹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

⁶⁰ 包樂詩，〈明末澎湖史事探討〉，《臺灣文獻》24卷3期，1973,9，頁49。

廟，並且非常可能就是漁民信賴的媽祖廟，坐落在今馬公。

荷人稱廟前海灣為「教堂灣」，荷Reyersen和明廷官吏之交涉，一如當年沈有容，也在此廟舉行。荷兵紮營於該廟，向當地居民強徵羊、豬、牛未果，因而「放火燒毀廟宇，以及附近住家」。⁶¹知天啟二年，馬公一如萬曆年間，有媽祖廟，有居民，乃澎湖群島的首要之地。

從兩年，中國文獻提到媽祖廟者漸多。天啟4年福建巡撫南居益，「接應舟師…到娘媽宮前…夷目至娘媽宮前哀稟。」⁶²「天啟四年俞咨臯協同劉應龍率舟師，火船圍攻娘媽宮。」⁶³知「媽宮」地方之以廟宇為名，稱「娘媽宮」。《兩朝從信錄》，《靖海紀事》多次提及「娘媽宮」之名。另一種稱法為「娘宮」。「天啟…復澎湖，議於穩澳山，開築城基…戍守於此，以控制娘宮」。⁶⁴可見「娘媽宮」為全名，而「媽宮」或「娘宮」為簡稱。而此種稱法原指廟宇，後來轉而指稱廟宇所在的地方。

廟前的海灣或港口，荷蘭稱之「教堂灣」，中國人有同樣的稱法。有稱「娘娘澳」者，有稱「媽宮澳」者，康熙間來到馬公的郁永河稱之為「媽祖澳」。⁶⁵擴而大之，澎湖本島，除了稱「進嶼」，為「大山嶼」之外，有稱「媽宮嶼」者，有稱「娘媽宮嶼」者，⁶⁶這些稱法，說明「媽宮」重要得足以代表整個澎湖本島。

「媽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處在「媽宮灣」內，灣內水深足以泊船，而海灣外端有多重攻防據點，足為屏障，其近者有金龍頭、四角嶼，遠處有西嶼外垵（西臺古堡），西嶼牛心山（東臺古堡）都可設置砲臺，扼守媽宮。

暗澳（文澳、西文），與媽宮同在「媽宮灣」內，而在更內部。可能因為處在海灣內部深處，安全性較高，明末、清初的巡檢司與澎湖廳衙門都曾設置於此，那時媽宮是碼頭與商業區。不過康熙時期媽宮的政治地位已與暗澳分庭抗禮，媽宮與暗澳分別為武衙門、文衙門所在地。而後，媽宮的重要性一直提昇，暗澳做為行政中心的地

⁶¹ 轉引自中村敦志，〈關於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碕碕石》，9，1997，12，頁67,68。

⁶² 《明實錄》天啟四年，〈福建巡撫南居益遣追紅夷焚其城獻俘奉捷辭〉。

⁶³ 《崇相集》（與南二太公祖書），臺銀文獻叢刊，1967；《明清史料戊編》第一本，澎湖信地仍歸版圖殘件；《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兵部題「澎湖捷功」殘稿，1972，臺北，維新書局。

⁶⁴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9。

⁶⁵ 姜鳳阿（設防倭）；郁永河，《裨海記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40，頁4。

⁶⁶ 明崇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施琅，《靖海紀事》〈飛報大捷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頁80。

位逐漸減少，以至消失。「媽宮」在澎湖發展史上的重要性，遠遠超越澎湖其他地方。

康熙、乾隆間，媽宮的街市逐漸形成，道光間街況更盛。乾隆間，有店鋪三十一類，六十五家，是澎湖唯一可以購置各種衣食器用的地方。⁶⁷估計乾隆間媽宮人口一千餘人，道光間可能有二千多人。⁶⁸

自從萬曆32年馬公有媽祖廟，其後廟宇一直存在，其間曾經毀圮與多次整修，長時期為居民精神寄託，並吸引移民。以媽祖為名的「媽宮」，成為澎湖最重要的聚落。

澎湖的媽祖廟大多建於明末清初，其建於明末者有二，在媽宮市與東衛村；建於清初雍正者一所，在湖西；建於清初乾隆者三，在外垵村，與媽宮的二所軍廟（提標館與銅山館）。建於清中期者只有二所，將軍（嘉慶）與望安（道光）；清代晚期不復有媽祖宮的興建。明末清初，是澎湖媽祖廟興建的鼎盛階段，⁶⁹澎湖與媽祖的關係最為明確而密切。

四、道光迄今兩百年

道光以後，媽祖信仰依舊盛行於福建、澎湖與臺灣。但信仰的性質與群眾有所改變。

媽祖逐漸變成村民、市鎮居民的保護神。漁民對媽祖的崇拜依舊，但不像從前那麼虔誠與專一。漁民崇信的神祇種類逐漸擴大，各種王爺神特別受到崇拜，因此媽祖廟很少增加。澎湖的媽祖廟在道光以後興建的只有一所，即道光九年興建的望安天后宮（在西安村），其後迄今一百七十年，澎湖未嘗新建媽祖廟。目前澎湖的媽祖廟共有八座（媽宮、東衛、湖西、外垵、將軍、望安，以及媽宮街上的兩座清代軍廟），澎湖的廟宇共有206所（1994年統計），媽祖廟只占百分之3.88，比例如此低微。⁷⁰

日本人來了以後，情況更糟。日本人在澎湖設了兩座日本神廟，對於漢人的神廟有所排擠，勢所必然。最嚴重的是大正九年（1920），日本人將「媽宮」一名改為「馬公」。「馬公」和「媽宮」音韻相近，但意涵迥然不同。戰後五十餘年，這項不

⁶⁷ 胡建偉，《澎湖紀略》頁126。

⁶⁸ 余光弘，《媽公的寺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頁19。

⁶⁹ 陳信雄，〈從廟宇的發展窺視澎湖的開拓史〉，《歷史學報》，成功大學歷史系，20號，1994,12，頁229-273。

⁷⁰ 陳信雄，前引文，頁229-273。

倫不類的名稱卻一直存在。另一方面，澎湖寥寥幾座媽祖廟，廟宇大多老舊，香客稀少，較之其他廟宇相去頗大。桶盤島，一座人口稀少經濟力低微的小島，三十年前翻新「福海宮」，耗費一千多萬元，平均一戶人家要負擔一十八萬六千元。⁷¹稍後翻修的竹篙灣大義宮，豪華得像一座飯店。本文撰述期間，澎湖風櫃德靈溫王殿拆除重建，善男信女捐輸集資，花費一億多元，重新呈現雕樑畫棟，金碧輝煌的宮廟。⁷²相較之下，媽祖廟相當寥落。

清代中葉迄今兩百年，澎湖與媽祖的關係逐漸疏遠。

結論

澎湖群島與媽祖信仰，關係十分密切，其主要原因在於華人海洋活動的生命力。因為這項密切關係，而有「媽宮」地名的出現，但這份名號也遭到「糟蹋」。茲分述之：

壹、澎湖與媽祖

澎湖這群海島，以「媽宮」地方最為出名，這個名稱，出現迄今有四百年。「媽宮」名稱出現之前，宋元期間以及更早的五代十國期間，澎湖都與媽祖有密切的關聯性。

媽祖，林默姑娘，出生於西元960年前後，媽祖十八歲左右，中國人來到了澎湖。

南宋到元代期間，媽祖信仰大盛於中國東南沿海，特別為海上商旅所崇拜，以為安身立命之憑藉。在此媽祖信仰特盛的宋元期間，中國的海外貿易船大量湧到澎湖，澎湖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轉口港。

明末，媽祖信仰轉變成近海漁民和城鄉居民的保護神，媽祖信仰深入福建各地，並隨著移居海外的風潮，閩人移居澎湖，同時迎奉媽祖前來，媽祖成為澎湖這塊新的家園的保護神。「媽祖廟」建在澎湖人潮最多的地方，媽祖廟成為重大事件發生的所在，媽祖廟成為聚落的名稱，成為海灣之名，成為島嶼之名。

澎湖之有漢人蹤跡，而後展繁榮，乃至成為閩人定居鄉園，都與媽祖有密切關聯。

以媽祖為名的地方甚多，以海島而言，除了澎湖的「媽宮」之外，鄰近香港的澳

⁷¹ 黃有興,《澎湖的寺廟與神佛》,臺源出版社,1992,頁52。

⁷² 聯合報,2001年9月21日,11版。

門，本來叫做「媽澳」；汕頭港外有座小島名叫「媽嶼」，因為島上有三座媽祖廟，福建莆田外海有一座島叫做「馬祖」，原本叫做「媽祖」。這些小島都與媽祖有關，但是，媽祖與地方關係之密切，以澎湖為第一。

貳、海外活動的生命力

媽祖與澎湖之所以有此等密切關係，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人海外活動的生命力的發展與消長。

人類的活動，起初都在陸地上，待相當年代之積累，漸識水性，知道造船、航海，乃逐漸深入海洋。對於海洋，起初既畏且懼，奉祀海神以祈平安，早期海神為自然之神，有時助人，有時害人。待唐末、五代之際，航海之民漸能御風伏浪，於是海神逐漸人格化，慈祥助人。中國人的海洋活動，閩人特別擅長而傑出，生於五代、北宋之際的福建姑娘林默，生時指引鄉人趨福避禍，逝後遂能「昇天」成為海神，輔佐航海之民出入東海、南海，以迄東南亞、印度洋。就在媽祖有生之年，中國航海家初臨澎湖，泊止棲息，發現這個新天地。

南宋到元代，福建的泉州為天下第一大港，造船術天下第一，航海術領先宇內，大量外銷瓷器，進口大量香料，所知海外之國，宋代有五十五國，元代增至九十九國。

航海之人，普遍信奉媽祖，以為安心立命的支持，以為精神導師。媽祖引導閩人前往海外百國，尋找新的航路以保障航行之安全，尋找轉運站以通往更遠之異域，因而距離泉州兩天航程的「澎湖」，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的新航路的轉運站。

明代中晚期中國人的航海範圍縮減（不出麻六甲海峽），船隻變小（二桅以下），貿易商品種類瑣碎，利潤微薄，海商人數大為減少。媽祖的信徒，除了少數海上的航行者，多為漁民，以及大量的城鄉居民，媽祖逐漸轉變成為地方的保護神，特別是在福建。因為航行範圍變小，航海者對於近洋航路相對地熟悉，鄰近福建的澎湖、臺灣，逐為閩人熟知，乃前來貿易與漁撈，選擇沒有人居住的澎湖做為據點，並出入臺灣。到了萬曆年間，定居澎湖。而這些福建人，無論商人、漁民或農民，絕大多數都是媽祖的信徒。來到陌生之地，處於營生困難之境，於是救苦救難的媽祖成為最大的精神支柱。因此，隨著閩人的來到，媽祖如影隨形，馬上在澎湖落地生根，成為島上最顯的標誌。

海洋上活躍的生命力是一千年來澎湖歷史發展的力量源頭，而媽祖正是海洋生命的標誌。